



愿拼热血卫吾华·探访抗战老兵

102岁抗战老兵李承发回忆烽火往事——

“白衣战士”向战冲锋

■本报记者 李由之

今年102岁的抗战老兵李承发，是广西军区桂林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最年长的老干部。前些日子，因为胃出血，李承发住进医院。记者前去探望时，老人的病情已经有了好转。

“这几年，父亲的身体几次‘报警’，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。”在李承发的女儿李新元看来，父亲年轻时饱受战火洗礼，经历生死考验，才淬炼出这份“生命的坚韧”。

走进病房，李承发已在等候。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站起身，面带笑容，亲切地拉着记者坐在身边。他的右手指关节有些变形。老人说，那是年轻时长时间握手术器材导致的。抗战时期，李承发是一名卫生员，曾用这只手挽救了许多战友的生命。

说起当年参加新四军的往事，李承发饶有兴致。聆听他生动真挚的讲述，记者感到，仿佛有一位年轻的“白衣战士”，正迎面走来。

“我这个‘小医生’，
是战友们活下去的希望”

1923年，李承发出生在安徽省天长县一个小村庄。父亲早逝，母亲独自拉扯他们兄弟四人，忍受着地主的欺压，靠种田艰难度日。赶上灾年，一家人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。

1937年底，抗日战场硝烟蔽日。地处皖苏交界的天长，“不断涌入从东边逃难而来的老百姓”。从他们口中，李承发得知日军在南京的暴行。听说同胞们惨遭杀戮，这个14岁的少年，对日本鬼子恨得咬牙切齿。

南京沦陷后，日军持续向周边扩张，1938年侵占天长。“那时的日子暗无天日。”李承发愤然回忆，日军入侵天长后，不仅对平民实施炮击、屠杀等暴行，还频繁地开展大“扫荡”，“我们一家人连种田都成了奢望”。

1942年，得知新四军在天长征兵的消息，李承发毅然找到队伍，如愿参军，被团里安排担任卫生员。

“成为卫生员后，经过简单培训，我就开始救治伤员。”回忆起第一次面对伤员时的心情，李承发言语间依然带着焦急，“战友们把伤员抬到我跟前时，我的心怦怦直跳，怕自己本事没学到家，怕救不好战友啊……”

这次经历，让李承发更坚定了加倍努力学习救护技能，竭尽所能为战友服务的决心。

此后不久，李承发获得到上级卫生部门学习的机会，广泛接触中医、西医专业知识。上课时听不懂、记不下来的内容，他主动向身边战友求助：“刚才教员讲的内容，能不能帮我记在本子上？”课后，他反复研读笔记，哪里不明白，就

追着文化程度较高的战友请教，直到把知识吃透。

学习结束后，李承发重返战斗一线。面对缺医少药的局面，他想尽办法抢救伤员，“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”。

“当时没有担架，我们就把木棍捆起来替代；药品稀缺，我们就去山上采草药……”尽管李承发拼尽全力救治伤员，依然留下很多遗憾，“有的战友胳膊或腿被炸伤，因条件实在有限，感染严重、危及生命时只能忍痛截肢。”

战斗依然残酷，但官兵拼死杀敌的信念更加坚定。一次在阵地救治伤员的经历，李承发记忆犹新。那天清晨大雾弥漫，李承发随部队转移途中，在江苏盱眙遇到日军小队。双方人数相当，但武器装备差距悬殊。我方只有几杆步枪，多数官兵用的是鸟铳，而李承发只背了一个医疗挎包，手中没有武器。

尽管如此，官兵们依然敢于与敌人较量。在一处小山坡下，李承发就地展开战地救护。

交火中，伤员不断被抬来。“那时候我个子不高，长得也像孩子，战友们都叫我‘小医生’。听着他们的喊声，我心里着急。我这个‘小医生’，是战友们活下去的希望！”李承发说。

“我们是卫生员，
可打鬼子照样不含糊”

“卫生员首先是一名战士。”从抗战烽火中一路走来，李承发对这句话体会很深。

老人回忆，有一年冬天，日军对根据地发动大规模“扫荡”，他所在部队紧急转移，途中遭遇日军。

“快趴下……”带队的副队长立即组织官兵战斗，话音未落，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头部。看到副队长倒地，官兵悲愤交加，奋起反击敌人。

激战中，李承发冲上前去，扶起副队长，快速为他包扎头部。战友们顽强战斗，终于打退日军，但副队长因伤势过重牺牲。

说起当天的情景，李承发仍记得许多细节。“那天晚上，县委领导看到副队长的遗体，都悲痛不已，捂着脸哭泣。后来开追悼大会，我攥着拳头立下誓言，要继续战斗，为副队长报仇。我虽然主要负责战场救治工作，可一旦遇到敌人，我就是不要性命，也要与他们拼到底。”李承发坚定地说。

后来有一次，担任卫生队长的李承发带队前往江苏高邮采购药品。为确保行动安全，他们向上级申请了武器，藏在小推车内，以防万一。

一行人乔装成老百姓，推着小推车出发了。行至城门口时，几个日本鬼子突然拦住他们的去路，端着刺刀上前盘查。那



一瞬间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武器一旦暴露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李承发说。

危急关头，李承发果断决定“先下手为强”。在敌人靠近他们的瞬间，李承发大喝一声“动手”，队员们迅速拿出小推车中的武器，向敌人射击。敌人来不及反应，几声枪响过后，纷纷应声倒地。

李承发带领队员们乘胜追击，很快将城门附近的日本鬼子全部歼灭，我方无一人伤亡。“我们是卫生员，可打鬼子照样不含糊。”回忆这场惊心动魄的遭遇战，李承发语气铿锵。

记者为李承发的英勇点赞，老人却摆摆手：“我不是英雄，当年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，和我一起参加新四军的同乡有20多人，抗战胜利的时候就剩下我一个了，他们才是英雄……”

“只要是为人民服
务的事，事事都要抢在
前头”

1945年，抗日战争进入尾声，李承发也在新四军当了3年兵。

一天，指导员把李承发叫到跟前，对他说：“小李，我给你讲讲共产党员是做什么的……”

指导员接下来的话，李承发一直记到今天：“共产党员能吃苦、肯受累，干啥都得做模范。只要是为人民服务的事，事事都要抢在前头。”

李承发认真听着，心中涌起一股热流。他当即向指导员表示：“我想入党，

将革命进行到底！”指导员欣慰地点点头说：“你要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多劳动、多创造。记住，革命不怕死，怕死不革命。”

经过组织上的考察，工作积极、作战勇敢、学习上进的李承发，于1945年6月光荣入党。“对党的信仰，是我一生的动力源泉。”李承发说。

“您觉得应该如何坚守这份信仰？”记者问道。

老人略作思考，说起抗战时期的几件“小事”：部队烧火做饭需要上山砍树枝，别人砍80斤，他就砍100斤；农忙时节，只要有空，他就一头扎进田间地头，帮老乡挑水、割稻子，和他们打成一片……

李承发身边的人们，也向记者说起老人生活中的一些“小事”。

“父亲一直保持勤俭节约的习惯。吃完饭擦嘴用的纸巾，他舍不得扔，总是揣在兜里，留着擦鼻涕。”女儿李新元说。干休所刘干事告诉记者，每个月的党费，李承发都会提前交给组织。“领了工资，先交党费，是李老一直以来的习惯。”刘干事说。

采访临近尾声，李承发一时兴起，唱起了《人民军队忠于党》。歌声嘹亮，回荡在房间里，饱含着一位老党员的无限赤诚。

图①：李承发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前留影。

图②：李承发与来访者交流。

图③：李承发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留影。

图④：李承发102岁生日留影。

受访者供图
制图：唐 硕

同。我的老家盛产盐，我知道盐的一些妙用，便给班里献了一策：将毛巾泡在温水里，放两勺食盐，挤上牙膏，过半小时左右，毛巾就变得白白净净了。”

还有叠被子，我们也是下了功夫的。除了用小板凳压被子，让被子更“听话”外，我们还用淘米水浆洗被套。浆洗过的被套，有一定的定型效果，叠出来的被子棱角分明。

那时候，我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，白天训练七八个小时不觉得累，饭后各班还自发组织“三五分钟训练”。战友们都铆足了劲，比着练、拼着练、分秒秒练，谁也不想给集体拖后腿。

不甘落后，不只体现在训练上。那时候连队要成立演唱组，指导员说，凡是会吹拉弹唱、有文艺细胞的都可以报名参加。话音刚落，小贾就举了手。小贾是我的小学同学，我知道他五音不全，连简谱都不认识，心想他这不是滥竽充数吗？

不过，我还是佩服他的勇气。正是这股敢冲敢闯、不会就学的劲儿成就了他，后来他在我们同年兵中第一个穿上“四个兜”。

回忆新兵生活，还有很多细节让我难忘。那时候我们班10多个战友住在一起，晚上回到宿舍，大家头一挨枕头，很快便鼾声大作。我记得自己甚至连梦都很少做，更不知道失眠是啥滋味。

就这样，不知不觉中，3个月的新训生活结束了。新训的故事虽然琐碎，但对我而言，这些记忆是永久的、回味无穷的。

声音·平心而论

“一个真正的人，他对困难的回答是战斗，对战斗的回答是胜利，对胜利的回答永远是谦虚。”新四军老兵、中国兵工事业开拓者吴廷铎的这句名言，代表着很多抗战老兵的人生。

8月16日，100岁的八路军老战士李登月，被评为“感动中国2024年度人物”。面对荣誉，“半生披着战场的硝烟，一生迈着必胜的步伐”的李登月却说：“我做得还不多不好，还要多做一些。”

前不久，101岁的抗战老兵李德富接受采访时，说起自己扒火车、炸桥梁，把日本鬼子打得魂飞胆丧的故事。记者称赞他和战友的英雄壮举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，李德富如此回应：“不敢称英雄，只能说英勇。”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随着媒体报道的深入，一位位抗战老兵的自谦之语，带给人们无尽的感动与思考。

“谦虚是映照功德的烛光。”披戈披甲、舍命报国的抗战老兵，几乎每一位都拥有值得自豪的经历，为什么他们反而如此“谦虚”？答案，可以从他们的怀念里、遗憾里、希望里去寻找。

滕西远13岁参加八路军，15岁在肉搏战中英勇杀敌，荣立一等功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又参加了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，多次荣立战功。硝烟过后，滕西远却“消失在花海”。直到2021年，有关部门抢救性挖掘红色资源，老人的经历才浮出水面。了解滕西远的事迹后，有人问他为何不讲自己的故事，他说：“我认为自己没做什么大事，不算什么英雄，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才是英雄。”

1944年，八路军战士马二虎深夜护送一位首长去敌占区开会，会没开多久，会场就被鬼子包围。执行掩护任务时，马二虎在左臂和右胸中弹的情况下，依然边跑边放枪，吸引敌人火力，保证了其他人顺利突围。战斗结束，马二虎被上级授予“战斗英雄”称号。多年后谈起这一荣誉，马二虎总是说：“要是我当时警卫工作考虑得再细一些，让战友不牺牲或少牺牲，那才是英雄。”

2015年9月3日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隆重举行。电视屏幕前，望着威风凛凛的装备，时年96岁的抗战老兵张宝宽抬起右手，庄严敬礼。他哽咽着问儿子：“这坦克是我们的吗？”“都是咱自己的，这胜利是你们这些英雄打下来的。”听了儿子的话，张宝宽感慨，有“这么好的飞机坦克，这么有精气神的兵”，今天的人民军队一定能英雄辈出。

“谦逊是深埋在地下的甜根，一切崇高的美德都从那里萌发。”抗战老兵的谦逊低调，让人敬重；他们的高尚品

感悟抗战老兵的『谦虚』

■刘维姣

格，令人景仰。近年来，不断有抗战老兵离我们远去，但他们的精神长青。他们身上，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，闪耀着军人的精神光辉。当我们被他们的“谦虚”深深打动时，也该反观自身，如何早些深埋“地下的甜根”，让谦逊的美德在自己身上“萌发”。

有人说，人的真正伟大之处，就在于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渺小。谦虚，是一种高度自觉的人生修养和境界操守。正所谓，“贤者任重而行恭，知者功大而辞顺”。

“器虚则受，实则不受。”强军征程，道阻且长。像抗战老兵那样，无论取得多大的成绩，无论得到多大的荣誉，始终守之以让、守之以谦，永葆空杯心态、满格状态，有助于为自己的成长创造更多的可能性，成就更有价值、更有境界的人生。



上图：8月26日，安徽省合肥市98岁抗战老兵张宏循获颁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”纪念章后，与前来听抗战故事的小学生分享喜悦。
右图：张宏循获颁的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”纪念章。

徐 伟摄



上图：8月22日，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工作人员看望琼崖纵队老兵孙月娥，为她送来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”纪念章。黄 镇摄

曾在军旅

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火车，是因为穿上了绿军装。

1974年，我参军入伍，乘火车奔赴火热军营。第一次见到火车，觉得它像个铁匣子，浑身都用钢铁“武装”着：铁顶、铁壁、铁门、铁地板。后来我才知道那叫闷罐车，是那个年代运送新兵常用的交通工具。

闷罐车的大铁门，只有吃饭的时候才会打开，其他时间都紧闭着。我们待在车厢里，只能通过小小的车窗，去看外面的世界。车速很快，外面的景物一闪而过，很难看得清楚。我随身带着几册高中课本，便拿出来翻看打发时间。

夜幕低垂的时候，闷罐车把我们载到重庆一个叫黄桷坪的地方。那里是我们部队生活的起点——新兵训练团。

我们住在一栋半新的筒子楼里，每个房间约40平方米左右，刚好可以住下

新兵生活琐记

■莫光书

一个班。地面上放草垫子，褥子，床单往上面一铺，就是我们睡觉的床。新兵班长是一位超期服役的浙江籍老兵，个子不高，但身板笔直、眼睛明亮。他语速极快，说起话来就像机关枪。批评人的时候，他只要一张嘴，“子弹”就“哒哒哒”地扫射起来。

来到新兵训练团的第二天，我们开始队列训练。第一项内容是齐步走，当时在我们眼里，齐步走就是“走路”。“走了十几年的路，这还要训练？”我们心中满是疑惑。然而，练了一上午，当班长毫不留情地说我们“离队列条令要求还差得远”时，我们才发现自己还真不会“走路”。班长说，队列训练，练的是纪律和作风。接下来，我们都端正态度，用心训练。

训练场约有足球场大小，上面铺着煤渣和碎石。训练期间，雨下个没完没了，坑坑洼洼的训练场上，到处都是积水，脚踏上去泥水四溅。一天外训训下来，我们的军装能拧出水来——除了雨水、泥水，还有我们的汗水。

新训期间，新兵每人发两套军装。

因为多雨少晴，一套军装还没晾干，另一套军装又湿了。后来，我们每次训练时就只穿一套军装，留下一套干的，不训练的时候穿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几乎每天都穿着没晾干的军装走向训练场。

在遍布煤渣和碎石的训练场训练时，或是练匍匐前进，我们的手掌经常被磨破。不过，我的训练热情没有因此降低。以前在家里割水稻时，割破了手指，我总是用舌头舔舔伤口，继续割。当了兵，更不能娇气。

按照作息时间规定，我们有1个半小时的午休时间。我爱好读书，平时没有整块的时间，便利用午休时间到会议室看书。班长发现后，不但没有批评我，还把连里布置的给黑板报投稿的任务交给我。我认真对待这项任务，努力写稿，此后我们班的投稿数量一直在连队名列前茅。

我们班常常名列前茅的还有内务卫生，尤其是大家的毛巾，一直保持洁白干净。当时有一句顺口溜：“新兵一根帕，洗脸洗脚又洗澡。”好多战友的毛巾没用几天，就发黄了，但我们班的毛巾与众不